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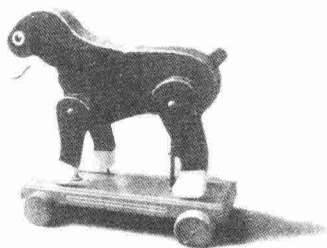
Marisa de los Santos

你是我的人

〔美〕玛丽莎·德·洛斯·桑托斯 著 王尔山 黄雨青 译

Belong to Me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risa de los Santos

你是我的人

〔美〕 玛丽莎·德·洛斯·桑托斯 著 王尔山 黄雨青 译

Belong to M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人 / (美)桑托斯(Santos, M. D. L.)著;

王尔山, 黄雨青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2

书名原文: *Belong to Me*

ISBN 978-7-5327-5200-3

I. ①你... II. ①桑... ②王... ③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340号

Marisa de los Santos

Belong to Me

BELONG TO ME © 2008 by Marisa de los Santo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Dunow, Carlson & Lern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8-637号

你是我的人

[美] 玛丽莎·德·洛斯·桑托斯 / 著 王尔山 黄雨青 / 译
策划编辑 / 黄昱宁 责任编辑 / 黄雅琴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82,000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ISBN 978-7-5327-5200-3/I·2968

定价: 3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9025

送给查尔斯与安娜贝尔

我棕色的、光滑的小水獭

第一章

科妮丽亚

我从郊区的体面生活坠落，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我还未能达到郊区生活的体面水平就从那里坠落了，事情的起因是一次晚宴以及一个全无恶意、还算聪明、仅仅是稍有那么一点古怪的评论，那是关于阿曼德·阿桑特的。

阿曼德·阿桑特，那个演员。即使你以前不知道阿曼德·阿桑特是一名演员，那也不用担心。假如我不是在几年前偶然看到根据荷马的《奥德赛》改编的两集电视电影的第二部分，我也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不管你是不是熟悉阿曼德·阿桑特的作品，假如你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涉及到任何人从体面生活的坠落——不管是郊区或其他类型的体面生活，那也是无可厚非的。我自己一样对此感到困惑，而且，即使到了现在，我对你或对我自己都没能给出一个清晰或是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所知道的是，当时自己尽了全力，我已经像开拓者和朝香客那样向郊区进发，虽然没有他们当年那么英勇，也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却是同样地同时包含着沮丧与希望，既是在逃离，也是在向前跑。我是一个做好准备要迎接新生活的女人。我正努力结交朋友，适应新的环境，却为着完全不由自己控制的原因，正在走向失败。

人们常说城市是冷漠的，没什么能像一个大城市那样更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当然了，当我们从一栋二十层高的大厦楼顶向下看，我是一只蚂蚁，你是一只蚂蚁，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只蚂蚁。

相信我。我很清楚渺小意味着什么。我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体重也就跟你见过的普通超市购物袋的载重量差不多，但是，多年以来，每当我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中，我几乎可以断言自己正在膨胀。对我来说，自己是在哪里结束，而城市又从哪里开始，早已难以分辨。我走过几个街区，不断膨胀的身体吞没了卖花的摊档、在街角叫卖假冒名牌手袋的小贩、摩天大楼闪闪发光的几何形状、烤坚果的香味、橱窗里陈列着装有青苹果的碗的小餐厅、正在享受小憩时间的两位高挑美丽的店员，她们像火烈鸟一样站在自己工作的别致而漂亮的精品店外，她们闭着眼睛，正如痴如醉地抽着烟，好像吸烟的感觉就跟上天堂差不多。

我热爱这种嘈杂，打开我的窗户，让五彩缤纷的声音飞进来；我喜欢离开自己公寓的方式，为的是去买几份报纸或几袋杏子或是几个面包圈，这种感觉是这样完美，以至于我购买的不像是面包圈，而更像是光彩夺目、可供咀嚼的诗篇。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仅仅是外出而已，却更是像出发，肾上腺素在我的血管里歌唱，没有预计到的光线从店铺那边折射过来，壁炉和壁架上的东西慢慢开始沸腾，楼梯并开始变得拥挤，它们在每一条小巷深处、在每一个角落，等着我。

想象一下，我就是一只巨大的昂首阔步的孔雀，把这整个以宝石装饰的城市作为自己的尾巴。

但我的孔雀日子没能持续下去。这样的日子曾持续了一年又一年，

最早是在费城，然后是纽约，在那个突如其来的刹车发生前，在我丈夫蒂奥和我左转进入柳树街前，这种日子又过了几个月，现在，当我们驾车穿行在这个跟我见过的其他街区一样安静的地方，我没有办法不去想，我们到家了。我想要这种感觉，又不想要这样。我的心一沉，尽管当时我的情绪其实很好，沿着迎面而来的美国梧桐树一路高涨，直到树冠，飞向叫人感到昏昏欲睡的蓝色天空。

你要明白，我从来没有计划过要成为这样一个人。我倒是计划过要继续做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都市人，追求活力和不可预知性，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将要遇到的各种境遇保持开放的心态，无论那是光怪陆离、丑陋邪恶，还是具备令人不安的美丽。但是，当蒂奥驾车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开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有一个东西从四面八方袭来，它来自邮箱上的红色旗帜和绿草坪上修剪过的痕迹，来自那些整齐的花圃和那些生锈的排水管：这是呼唤我回家的声音，这个恬静而平淡的地方在呼唤我回家。

“这里看起来很像家，”蒂奥说，而我经过一阵悄悄的仔细观察（动作十分隐匿，因为这个男人经常可以看穿我的心思，次数之多简直令我灰心丧气），意识到他的意思不是我一直在想的那种“家”，或者说不完全是。他说的是我们童年时代住过的地方，也是如今我们两家四位父母仍然生活的地方。

准确说来，我丈夫和我其实不是在郊区长大的，那是弗吉尼亚州一个舒适的、小小的、围绕一个大学运转的城镇，周围环境就像现在我们驾车穿过的街区，赏心悦目，有着建于二十世纪初期的房子，而那些树就种得还要更早一些，满眼看到的不是外表招摇而又缺乏建筑整体性的现代化大宅。在这样一个地方，暮春时节就意味着阔叶林，树叶翠绿欲滴，肥胖的大黄蜂在花丛中翻滚，还有一个包含槌球、羽毛球、户外烧烤以及至少五种派可供选择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园会。

尽管我们跟那个地方相距很多英里，跟我们的童年相距很多年，尽管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到中午，而且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已经在两个星期前来了又走了，但我几乎还是可以看到我们孩提时的模样，一起在黄昏里奔跑，几乎还能闻到烤肉的浓郁香气。

我知道这听起来多么伤感，多么乏味、老土，可能有些做作，但我能怎么办呢？快乐的童年是存在的。我们就经历过快乐的童年。当我向车窗外看去，我能想起来的，像闪电划破黑暗一样清晰的，是一群女士，在生日派对上，在野餐郊游中，她们站在院子和厨房里，气氛随着她们的交谈而渐渐变得热烈起来，而我们大家又是多么离奇地可以互相调换身份，女士们和孩子们都一样。那个在我们跌倒时扶起我们，或是为我们擦脸，喂我们吃午餐，大叫着要我们从树梢上爬下来，又或是从泥浆中走出来的人——所有举动是这样驾轻就熟，根本不必停下对话或换一种口气——可能是我们的妈妈，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妈妈的妈妈。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区别。那个女士已经融入到一种欢笑的、闲聊的、也是和善的模糊之中，这是一个由亲如一家的爱与关切组成的网络。

“你是对的，”我对蒂奥说。一阵渴望的剧痛击中了我，我发现自己马上就要热泪盈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想要面对的结果（因为离开那个城市一直就是我的想法），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正在做其他许多人已经做过的事，就像那些出发前往大城市进行冒险的小孩，最终只是选择了自己父母早就选择过的生活，既是向前，又是在向后移动。

当我们的车驶进车道，停在那个面孔亲切，甚至还来不及用钥匙打开房门的房地产经纪人面前，我就知道我们要把它买下来。

事实上，都市不适合那些神经脆弱的人，而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经脆弱的人。我在纽约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就跟以前在那里度过的九个月一样，感觉那么惶恐不安而又那么微不足道，真担心自己可

能完全消失不见了。我已经在不同的都市生活了十几年。我想过要永远待下去。然而离开的日子来得那么快，快得我都来不及把所有东西一一打包。

当时蒂奥和我们在我们的新家已经住了两个星期，而那个晚宴是为我们举办的。蒂奥是一位肿瘤医生，刚在费城的一家医院里开始新的工作，一位医生同事举办了这个晚宴，尽管他的妻子曾用人人都能听见的耳语向我保证说，那绝不是一个全由医生参加的宴会。

“我邀请了一群相当不错，却各有不同的客人，”当我们抵达她家，梅根就这样说了，“所以这个晚上不会演变成每个人都在愤怒地抨击管理医疗保健制度。你也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我不知道。蒂奥和我结婚还不到两年半，并且，虽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像别的恩爱夫妻一样如影随形地生活在纽约城里——他一直在工作，而我一直在纽约大学攻读艺术历史的课程；我们在婚姻之路上有过几次颠簸（并且至少有一次撞得骨头也跟着嘎吱作响）——我们却是尽我们所能地做着恩爱夫妻，我认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尽量将讨论管理医疗保健制度的时间减少到最低水平。

“谢谢！”我以同样是人人都能听见的耳语回答，向梅根投去一个心领神会的微笑。

梅根也笑了，又走回来，以赞赏的眼光看着我。“多可爱的裙子。”她说，这绝对是一句贴心话，尽管实际情况是，我早就下定决心不会对“可爱”这个形容词感到忘乎所以，至于原因，或许是因为这个词被过于广泛地用在我和其他小个子女人身上。但梅根赞美我的方式就是有点不一样——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又或是声音里带有某种语气——总之就是在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一面小小的表示警告的红旗，并且它开始在自己小小的旗杆上慢慢升起。

为这裙子有必要做一两句解释。我称它为无袖吊带连衣裙，但是，在你开始想起电影《热铁皮屋顶上的猫》里的伊丽莎白·泰勒以前，我应该告诉你，它真正与吊带裙相似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意大利式细面条一样的条纹。它是流畅而宽松的，是一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宽松女袍与宽松式直筒连衣裙的混合体；还有，是的，它的长度是在膝盖之上，但也就是稍微短了那么一点点；还有，不，我没有穿胸衣来搭配它。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一件几乎完全没有曲线的裙子的少数几个优点之一就是可以让你不用穿上无带胸衣。换句话说，这条裙子是完全得体的。我当时穿着一双简约到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其存在的高跟凉鞋，而这条裙子就是参加夏末晚餐最合适不过的选择。在那个时刻发生前，我这辈子的全部经历都是这样告诉我的。

但是，当梅根领我走进客厅，那里有另外四对夫妇正站着聊天，我就明白，那条裙子根本就不合适。事实上，在我看来，任何裙子都是不合适的，因为梅根和房间里的任何一位女士一样，全都穿着长裤。亚麻布长裤。亚麻布长裤配无袖丝绸短外套或棉质针织套头上衣。那是一个亚麻布长裤和无袖上衣组成的浅色的大草原，在目力所及的各个方向延伸。我就站在它的边缘，一边感到穿着裙子的自己正逐渐微妙地从原来以为的轻松而优雅变成现在的过火而放荡，就像一片早秋的树叶，或是一瓶已经打开好几天的红酒。

我知道自己正让这一切听起来显得很重要，就像一个极大的羞辱，然而它其实不是。它甚至算不上一个小小的羞辱，就只是它确实有点叫我感到措手不及。话说回来，衣服毕竟只是衣服，而当代美国，哪怕是在郊区，也不是一本伊迪丝·华顿^①的小说，对吗？你不会因为穿了一件比通常长度短一寸的裙子或是拿着一把颜色不对的扇子就被扔出

① 美国女作家，其小说主要描述上层社会。

社交界银河系，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于是，在片刻停顿以后，在蒂奥眨一下眼表示鼓励以后，我大步走进客厅，笑容灿烂，手臂舒展。措手不及的感觉一直没有完全消失，但我没事。有那么十分钟，我跟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一直在聊天，最后却发现后者其实是那天晚上请来的两位服务生之一，但除此之外，我对当晚的鸡尾酒的讨论其实是很机敏的，如果我确实要这么对自己解释的话。

然后，在晚餐桌上，来了先后两次打击：先是派帕，然后是阿曼德。

派帕是我的邻居。她就住在街对面，而且，在这天的晚宴以前，我已经单独碰见过她两次，或者是两次半，如果算上那次偶遇，当时，她正驾车驶离车道，我向她招手，她却视而不见，虽然在她把她的太阳眼镜从头部放回到鼻梁之间以前，我们的眼睛至少对视了三秒钟。

我是在搬入我们的新房子两天后碰上她的。当她出现在我眼前，我正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穿着自己初中时代的运动短裤，蓬头垢面，满身臭汗，拿着一瓶瓶装水在猛灌，同时为自己感到难过，就像任何一个要在八月中旬打开所有行李的人为自己感到难过一样。

我竭尽全力不夸张也不带主观色彩地来描述派帕，然后我想到的就是这样：干脆利落，晒成棕色的皮肤，修长的腰身，穿一件白色马球衬衣，跟牙齿和指甲的颜色相得益彰，下面是蓝格子的紧身长裤，配合蓝色的眼睛和蓝色的帆布鞋，还有一头金色的齐耳短发，没有半点瑕疵，这种发型广泛流行于新闻主播和简称 ACC 的大西洋沿岸大学联盟^①妇女联谊会成员之中。事实上，在我看到她第一眼以后，我

^① 美国的一个大学体育竞技联盟。

就敢打赌，她肯定上过北卡罗来纳州北部地区的某所大学。

派帕笑起来的时候，起先真是光彩夺目，但很快这种笑容就变得好像是粘在脸上一样。她上下打量我，目光落在我那一头碎短发上，并且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意识到，她脸上的表情是我从高中时代或更早以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见过的，是只要看我一眼就不会喜欢我的人的表情。但当时我没能意识到。事实上，我对这一点几乎就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我当时想的是，“这只是开始。”我的心满怀希望地跳了一下，“女性的社交团体。”这是一张安全网。

“你好啊！”她清脆地说，“欢迎你来到这儿。”

我热切地站起身来，将我脏得无可救药的手在同样脏得无可救药的短裤上擦了又擦，但她其实没有做任何要跟我握手的表示，对此我是完全不能责备她的。

“你好！”我说，“我叫科妮丽亚·布朗，我通常要比现在干净整洁得多。”

我笑了，但她没有，只是将头歪向一边，若有所思。

“科妮丽亚。这样啊，这个名字还真是与众不同！”

“怎么与众不同了？难道比赫夫齐芭^①还特别吗？”这一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但我并没有说出来。我自谦地叹了一口气，说，“相信我，我知道。”

“我们是特鲁伊特家的，”她说，尽管当时其实没有其他人在她身旁，“就住在街对面，我叫派帕。”

派帕。绝非世界上最寻常的名字。这大概算不上五十步笑百步，但也够接近的了。

“你好，派帕！”

^① 西方女子教名，源于希伯来语，是个不太常用的名字。

“我是肩负调查使命而来的。”她的眼中闪着一种做作的调皮。

“侦查，这可真让人激动。”

“在你们之前住在这里的是一对白领夫妇——帕克斯顿夫妇，他们没有孩子。”派帕对“白领”一词的发音让这个听上去根本就是另外一个词，更接近于“色情文学作家”。

“我在交接房子的时候见过他们，”我说，“他们看起来很讨人喜欢。”

派帕不自然地笑了笑，“这我就知道了。不过我们大家都希望买这房子的人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

我不知道她说的“我们大家”是什么意思，而且，尽管我其实一点也不明白，我还是说：“我明白。”

“哦，你明白吗？”派帕扬了扬眉毛，等着。

“我什么？”

“你和你的丈夫——至少我会假设那个跟你一起搬进来的男人是你丈夫，”派帕发出一阵揶揄的大笑，“有孩子吗？”

这个问题带来了一阵电闪雷鸣般的疼痛，在我的胃里辗转而过。问完这个问题，派帕又开始环顾院子四周，仿佛是在怀疑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孩子们藏在一丛灌木后面或是某个花盆里。

“没有，”我说，“只有我和我丈夫，蒂奥。”我曾想过轻描淡写地加一句“眼下是这样”，但还是决定放弃，担心自己做不到这样轻描淡写。

“嘿，”派帕说，“就你们两个啊。”然后，她再次把头歪在一边，对我很快地皱了皱眉，充满了困惑、同情，还有那么一点点不以为然，就像你看到某人的外套上有一个污点或是马戏团里出来一个长胡须的女演员的时候，脸上会有的表情。

“可惜，”她说，一边打了一个响指。“这一带是多么适合建立一

个家庭啊。”

我感到愕然，踉跄着向后退了一小步，差点倒在一棵看样子已经死掉的绣球花上。在我看来，派帕的评论和她脸上的表情恰恰是那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会对一个你在几秒钟以前刚刚认识，而且你对其过去几乎一无所知的女人会做出的评论和表情。

有那么一阵短暂的沉默，其间派帕看上去正满怀悲痛地深入考虑我的无儿无女的处境，而我就在努力压抑自己不要脱口说出“我很抱歉”或是“见鬼去吧”。

“哦，不管怎样，”派帕最后说，“欢迎你们来到这里！”

“见到你真好！胡椒粉。”我一边故意说错她的名字，一边竭力装出甜美的样子。

“彼此彼此，”她说道，她的牙齿对着我闪闪发光。然后她掉转身子，短发跟着在肩上跳动，一边大声丢下一句话说，“应该是派——帕！”一边小步跑向街对面，然后进了家门。

那天晚上，我一边吃着家常比萨，一边向蒂奥描述着派帕，包括她那类似新闻主播和 ACC 妇女联谊会成员的那部分、歪着的脑袋以及令人感到目眩的牙齿。

“我觉得她不喜欢我，”我说。

“我喜欢你，”蒂奥笑着说，一边放下自己的比萨。

我没有告诉他派帕实际上说过的全部的话，包括关于“名副其实的家庭”的那部分以及当我告诉她我们没有孩子时她脸上的表情。自从结婚以来，蒂奥和我就在不同的阶段进行过“尝试”（开诚布公地说吧，在婚前也试过，但为数不多）。为什么要给他增添烦恼呢？他为此已经烦恼得够多了，我们都一样；在过去三年里，我们一直忐忑不安，穿行在起起伏伏的波峰和波谷之间，相比之下，派帕脸上的表情甚至算不上一个凹坑。

这就是我和派帕的第一次碰面。

第二次碰面发生在几天后，当时我刚打开自家的前门，就发现派帕端着一碟曲奇站在那里。她在微笑。圆圆的曲奇也在透过塑料保鲜膜偷偷看我，它们似乎也在微笑。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保持克制，我却发现，自己小时候遇到过的那些女人（桑多瓦太太、王太太、杰克逊太太、艾根太太、罗曼诺夫太太、麦克维太太、布朗太太），连带她们的坚定声音和温柔的手，还是从我的脑海里不断地进进出出。

“派帕，你真好！”我一边说，一边接过曲奇。“请进来吧。”

派帕朝我的屋里狠狠地瞥了一眼，看到的是一大堆正在搬动的箱子，还有丢在一边的气泡包装袋和报纸。

“不用了，谢谢！”她说，“其实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方便出来说话。”

我将曲奇放在最近的一个箱子上，走了出去。

“怎么了？”我问道。

派帕将两只手放在臀部，说：“我刚留意到搬运公司那辆卡车对你的草地做了什么。”

她一边摇着头，一边走到院子前面的一个角落，指给我看。我跟在后面。原来是院子一角有一道深深的、轮胎在泥土上碾过后留下的痕迹。其实也就三英尺半左右长，但派帕脸上的表情却表示那个车轮印是一件恐怖的、让人极其厌恶的事，就好像穿过我们院子的那个车轮印同样留在派帕心中的某个角落。

“哦，是呀，”我含糊不清地说，除此以外还能说什么？

她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我们的园林设计师非常出色，真是一流的。大概需要铺点草皮，也许吧？”

我接过卡片，盯着它看。

“还有那丛灌木，”派帕皱着鼻子，指向那丛灌木。“那棵绣球花，

从来就没弄好过。”

“没有吗？”我的天，这女人以为她是谁啊？

“没有。我老公会在你觉得它碍眼以前就把这只小狗干掉的。”

当然，派帕其实不是在谈论一只真正的小狗。她是在谈论一丛灌木，只不过是一丛灌木，而且是一丛连我也不得不承认看起来已经半死不活的灌木，但就是那丛灌木，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开始眼冒金星，一股令人窒息的愤怒包围着我。

我还没来得及重新找到开口说话的力量，派帕就兴高采烈地说：“不管怎样，好好享用这些曲奇！”然后，她微笑着，短发上下跳动着，走掉了，穿过街道，轻飘飘地走向她的巢穴里去。

我朝她身后扔去那张名片，结果它不出意外地只变成一颗没有命中的导弹。最后它落在那个轮胎留下的浅坑中。

“这个叫人讨厌的癞蛤蟆，”我大声咆哮着。

“这个叫人讨厌的癞蛤蟆，”蒂奥一回到家，我就立即对他大声咆哮着，当时，他刚从家居用品店购物回来，这已经是他四十八小时内的第三次了。

“这个叫人讨厌的跟简·波莉^①一样的北卡罗来纳癞蛤蟆。”

“你上的也是 ACC 的大学，”蒂奥说，“你明白这一点，对吧？”他逆来顺受地对着我咧嘴一笑。

“你到底站在谁那边？”我不依不饶，尽管我其实是知道答案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他总是站在我这边。而且，如果我从长远来看，我是完全理解，蒂奥有着平和的心态，他对所有叫我发狂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静，而这也是我最珍惜的品质，只不过，有时候，当我目光短浅，就像刚才这样，我就会希望蒂奥能够丢掉他那该死的“平和心态”，

^① 美国著名新闻主持人。

跟着骂派帕几句好听的。

他倾过身来要吻我，但我避开了。“叛徒！”

“怎样才能证明我的忠诚呢？”蒂奥一边问，一边又一次倾过身来。“买一个摆在花园里的精灵雕塑给你？”

“去你的。”我推了他一下。“我可没有反应过度。”

“一套塑料火烈鸟？”

“我是认真的，”我说。

为了说明我的愤怒程度有多深，我考虑过要将我与派帕的第一次对话告诉蒂奥，但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相比之下，让他以为我的怒气只是源于派帕的傲慢和那丛遭到羞辱的灌木丛，这比较容易对付。

“塑料火烈鸟会让那‘胡椒粉’神经错乱，你不这么认为吗？”蒂奥说。

“蒂奥，那是我们的草地！”我这辈子就没想过自己会需要一块草地。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我想到的只是不要草地。但现在我有了一块草地，那我就要保卫这里面的每一片草叶。我对蒂奥说，“这是我们的草地。”

我有了一个想法。“蒂奥，听着，沃尔特·惠特曼就说过，‘我相信一弯草叶可比天上繁星之起落。’”尽管我自己也说不清这句话跟目前的情形有什么关系，我却有大获全胜的感觉。

“哦，”蒂奥若有所思地点头。“哇，看来我们要弄两个精灵雕塑。”

我站在离蒂奥一臂之遥的地方，看着他，看着他涨红的脸、清澈碧绿的眼睛、他的嘴。我丈夫有许多显著的特征，其中之一是他有着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上唇。我感觉自己正在缴械投降。

“去你的，”我有气无力地说。

“见鬼！”他说，“我们就做到底吧。三个。三个精灵雕塑。”我能透过他的衬衣感觉到他的肩膀的形状，“这样能表明我是站在谁那